



XUANXIAODESUIYUE

苗向阳 著

喧嚣的岁月



喧嚣的岁月

苗向阳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牛 耕

封面设计:张守义

喧 嚣 的 岁 月

XUAN XIAO DE SUI YUE

苗向阳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外公浴街10号

哈尔滨市扶贫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9.875 印张 字数 202,000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259

ISBN7-5317-0537-0/I·537

定价:4.45元



苗向阳自传

于48年12月17日

聚而为形。B型血，多血质，显形性是急躁而浅薄，于是四处碰壁了好一阵。终于有了广播剧《玉叶冠》在国家级“丹桂杯”大奖里混了个三等，广播剧《东方阿波罗》《金融家》等也都混了个奖牌挂着。如今又搜肠刮肚策划了《喧嚣的岁月》，企盼未知朋友的青睞，十足的傻蛋心理！斯人有两个座右铭，左边是：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右边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铅灰色的天空飘着鹅毛大雪，仰目向上有仙升羽化之感。那遥远的琼斑向这大千世界徐徐逼近，悄声扑进人们的脚跟，形成软软的白絮。灵魂净化了，意念凝固了，身子轻飘飘扶摇而上。视觉错乱，思绪腾跃，理性如果在此时回归，那是经典物理学最普通的原理——匀速运动和相对静止。可冷馨常常固执地与理性作对，她就那么放纵，任意识的羽翼自由翱翔。

这里静静的，连一丝流动的气息也没有，在那相对运动中体验着腾空驾云的快感，云与雾、色与光，在她思维底色板上无规则地排列组合，最后形成一个明皙的形象，一双浮光流转的明眸，一排洁白如玉的牙齿，至于那形象的完整，是她私下绘制的。毕竟十年了，岁月的剥蚀是冷酷的，可她常常试图将那形象复原，可是徒劳。她知道那只能是她的一种创造。她很坚韧，十年来她一直这么创造式地描摹，可能越来越走样。

“毛遂自荐，我先来看你……”博克门也没敲直冲到她面前。这冲击波似乎很弱，原本凝固着的空气纹丝没动，一双冰冷的眼睛，伦琴射线般直奔面颊。他感到寒气浸骨，这该死的把名字也改成冷冻型——冷馨(心?)。

“收到信了吗?”

冷馨没做声表示默认，几乎干涸了的泪泉又有了新资源。她抑制不住，垂下了头。

“把头抬起来，我想仔细看看。”

· 她没服从，一个天性拗种！被强力意志包藏很深的心却在颤抖，一种撕裂的伤痛感。

“你以为改了名就找不到你了吗？在这个国度，这个时代想隐性埋名，谈何容易？找不到你，那是我不想找；可是我想！”博克把手叉在腰间，尽量显示他磅礴的男子气。

冷馨下意识地抬起头盯着他，脸靠着内功没有一丝变化，一个正宗的定格图象，蓝窗帘的缝隙透进一束白光，照得她半个脸白，半个脸蓝，显得惨兮兮的。博克的心象被狼爪划过，四面流着血，他意识到他们生命的一半都这么毁了。

眼前的这个形象和她意识底色板上的那个完全不一样了，尽管那明眸还是浮光流转，但加了许多阴郁和十分的成熟，那牙齿还是那么白，可似乎有了缝隙，谁知道呢？他的牙齿难得外露，这使她想到咬人的狗不露齿这些词，他确实会很会折磨人！他瘦了，眼角有了鱼尾纹，可是当年的风采不减，而且不知又添了些什么货色，愈加撩人神魂颠倒。

“我娶了老婆，可我还是执拗地找上门来，只想每天都看到你……”

冷馨再也控制不住，顷刻成了泪人儿。

合成这泪的成份很多。她带着被他撕碎了的心苦熬了十年。他终于还记着她，为她前来，无论如何应算是一种幸福！可她不如他的老婆堂堂正正地同他生活在一起，这该是可悲的事！每天看到她？做他的失落心境的补偿？愈加可悲！她该担负个什么名份呢？情人？情妇？就凭她的资历、才能、美好的声誉？该挨到可耻了！她象所有的女人一样坦诚地来到这世界，本该享受一切她该享受的东西，可命运之船在巨齿港湾

打了旋，她一无所获！十年的等待，她献出了最美好的年华，可她得承受最可悲的下场！她怕失声，她不愿意让他知道她此时的心已在绝境上徘徊，于是把目光移向窗外。那白絮仍在飘落。迷迷漫漫，朦朦胧胧，渐渐隐去了眼前的一切。只看到一堆堆白絮向她压下来。她透不过气，吃力地迈着步。

天哪，怎么那么冷？就因为体验到了这个感受，她才把名字改成了冷馨！那一团团白絮冷飕飕的。那孤寂的大漠，她又踏了上去，飞沫的大漠，连砂石也摸不到，磨擦系数忽大忽小，于是她觉得一会儿要滑倒，一会儿又涩得迈不动步。这些东西这么眼熟，在哪见过？脑子似是失灵，又似是某一情景重现，那白色的树枝还挂着透明的冰晶。灰色雾，对，灰色的，那儿还挂着一个黑东西，僵硬的。她艰难地转过去，终于看清了那张清秀的脸，舌头已吐出来了，眼球外突，那排整齐的牙齿被嘴唇紧包着，一些粘液已冻成了冰条。她意识到发生了意外，顷刻间山崩地裂，眼前一黑她什么也辨别不清了，感觉很木，心沉重而压抑几乎不能跳动。可她听到了一个响声，象什么落地的声音。

“玉容，玉容！”博克的声音，绝望而凄惨，“你醒醒，知道你会这样我决不会来打扰你，你怎么这么脆弱！我坏，我有罪……”

冷馨挣扎着，试图从麻木中挣脱出来。可一切都徒劳，于是她就那么静静地欣赏着他喊她过去的名字。这名字，如今只有他能喊，还有她哥哥也知道。不过他从不喊，他象躲避着什么，哥哥知道体谅，可这家伙什么也不管。

渐渐地她感觉到鼻下的人中穴有难忍的压痛感，她使尽

全身解数终于摆脱了麻木的压抑，眼睛也象调好了焦距，景物渐渐清晰起来，看到她同他距离那么近。对，他就是刚才看到那个僵硬的东西。那脸、那形、整个的是！怎么她躺在他怀里，这是怎么回事？她想站起来，可全身还木着，粘在他怀里动不了，象是掉进了蛛网的大苍蝇！

“说，你想说什么，你怎么什么也不说？”

博克苦苦地哀求着，眼里蓄着泪，可怜兮兮的。

“拍……拍电视剧，你帮着我那个电视剧拍了吧，文学剧本获了一等奖，可能有点基础，可他们不给我排，……你有权，为我行使一次吧，我别无所求……”冷馨似清楚非清楚地喃喃自语着，不知道博克听懂了没有。

“我帮你，我先看剧本……”博克应着听到门口有脚步声：

“快，去叫辆车，冷馨身体不好！”随即涌来一群关照的人。

“我来了！谁把我的小妹气成这样？真是胆大包天！”一阵脆雷把大家的吵嚷轰个烟消云散，接着飞出了个画眉般的红精灵，红大衣，红皮靴，红绒帽，红围巾簇拥中绽出一张光洁美丽的脸，使博克倒吸了一口冷气。这绝色美人果然可与他的那位冷美人一比高下，不过她太热了。

“哈，我看出来了，这不是新报到的博克局长吗？局长很会体贴人哪！”红画眉扶过冷馨半带讥刺地自语着。

博克有些尴尬，正四处搜寻着脱身的机会。

“这位是我们艺术团顶顶有名的大团长沈航！”节目部主任，一个半老的风骚女人很敏锐地探测到这些微妙的变化于是冲上来解围。

“哟，这是什么意思，冷馨病了为什么先被局长发觉了？这

倒有点蹊跷！”沈航不象普通人那样小心谨慎注意关系，于是又来一个响炮，博克更加窘迫。

一半是博克本人的魅力，一半是局长头衔的牵引力，把这里的一池死水搅活了。空气喧嚣起来，那是一个内力的角斗，强者总是在一个新浪潮冲击之前抢上至高点，以维系各自苦心经营的栖息地。这就是竞争，为心理平衡的需要，为各种欲望的需要。

节目部的人多起来，博克什么也不能说了。他在自己的窗口窥探了好半天才抓这个空隙闯进来，原意是与分手十年之久的心上人说几句心里话，这样的机会一定是不多的，因为他得避嫌，他毕竟是有了家室的，而且夫人是完全操纵他命运的地委组织部专管选拔干部的大处长，她可以象碾死一个臭虫一样毁了他，也可以使他生命的创造力大放光华。人生不仅仅只是爱，还要建树一番事业。他生命异常旺盛，可以做很多事。命运之神却象一个喝醉了酒的调度，有时调度得很好，有时就乱了套，出现一连串事故，而且又是那样不可把握。可怜的人们有时竟完全靠一个侥幸的机会，聪明人也许会看出些门道，能动地寻找机会。

完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就这样失去了。眼前这红花世界是由他部下组成的，按正常关系他们会象众星捧月一样围绕在他身边，可现在不行。他预感到危机四伏。

身处尴尬境地，他本该找到一个借口，可他没有战胜自己，而且象一个吃了败仗的俘虏，灰溜溜地溜掉了，给这里留下了一连串的问号。

在税金火箭般上升，个体户纷纷倒闭的惨叫声中，这里竖起了欧亚式宫殿般的建筑群。一眼就看得出造价昂贵，那金碧辉煌的装饰是最雄辩的注脚，这是青年富翁肖帝建造的欢乐园。

欢乐园独树一帜地坐落在人迹罕至的葫芦湖畔。葫芦湖原是一潭死水，飞禽走兽曾在这里繁衍生息，用死寂荒凉来形容一点儿不算过份。腰缠万贯的青年富翁肖帝就选中了这个地方造起了欢乐园。大工程改造之后，这里是冬暖夏凉的温水湖，一池碧波荡漾的清水，游着数不尽的红翅大鲤鱼。欢乐园半壁凌空飞临湖面，半壁坐落陆地，大有仙山琼阁之象。

肖帝是个体户的榜样，他造欢乐园不是为榨取暴利，纯粹是为民某福。这里有旅馆，饭店、医院三大部位，供作家写字，老干部疗养。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那所半仙半神的医院，专治疑难病症，这里养着十几名退修老名医，还有大气功师。贫困者分文不支就可看病吃药，有些老太婆逢年过节，都在百里之外设坛祭祀、遥祝肖帝百事享通，永葆青春。

眼下肖帝可不以神仙自居，他正以大实业家的气魄经营着这个欢乐园。因为他奉公守法造福众生，他是省里有名的劳模。

徐令玉，广播电视艺术团一个绝色美人，常常在这里留下她香气袭人的足迹。她是肖帝的表妹，可肖帝却是实心实意要娶她为妻，她推说她还不懂爱情的含义就一直拖着，有人说他

们大概怕近亲结婚生出畸形儿来，肖帝却说有把握绝对不会
有这种事，于是下死决心等着她，只要她一天不结婚，他就等
她一天。

大雪后的早晨，白絮般的云还未散尽，天地间银装素裹，
欢乐园更是玉宇琼楼，一池温水冒着蒸气，四周的树木尽皆结
满树挂，宛似童话世界、神仙洞府，置身 50 米外的徐令玉真是
惊呆了。以往她到这里来都是向表哥索取钱财以满足她大手
大脚的花费。这一次她领略到了金钱以外的诱惑，对表哥突然
间又增添了几分敬仰。

肖帝实在是可敬可爱，他长时间地供养她不向她索取任
何代价，就连最好的女朋友都神模怪眼地探测她是否与这位
神通广大的表哥有过两性关系。八十年代的少女是以此为荣
的，因为她们以为是在实现时代精神，谁有了这种关系一概不
保密，甚至常把那位当事者带出来展览，而徐令玉完整的玉身
可以向天地发誓。

徐令玉呆呆地沉思了好一会儿，才款步走向欢乐园。要过
元旦了，她需要一笔钱应酬。

办公室兼起居室的门虚掩着，徐令玉轻轻推开一道缝，看
见肖帝背对着门正在剃胡须，电动刀发出均匀的咝咝声。进肖
帝屋务必得敲门，不然他会大发雷霆，独徐令玉可以例外。

尽管推门声轻到常人几乎感觉不到，可欢乐园的老板却
象有电报警，立刻停了电动刀回过身。高大魁梧的身躯永远象
一个竞技状态最好的运动员，一双机敏的明眸发射出饥渴的
光，他永远是似笑非笑，干练而自信。

这里超豪华装备，四壁镶嵌茶玻璃，地下草绿纯毛大地

毯，天棚呈阶梯式镜面，每一个阶梯都是一排小灯泡，时明时暗，就象天上闪烁的群星。办公桌旁是一株枝叶繁茂的广玉兰，盆栽腊梅护着四壁正竞芳斗艳，一股淡淡幽香早令人欲仙欲醉。

徐令玉突然觉得，嫁给这位干练的表哥是最佳选择。以前她把自己估价过高，终身配偶得是影视里描述的那种白马王子，她坚信生活中一定会有，新到任的广播电视局局长博克正属这类人物。近几天她想尽了世间的绝招，可他连正眼都不给她一次，人光是美看来还不够，女孩子的敏感倒使她觉得不是冷馨的对手。正当她为此懊恼之际突然有人告诉她，博克有老婆，是地委组织部处长，还扯什么？年已二十五，再决定晚了，大概连肖帝这样的也失去了。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彼此相当，只差肖帝是与金钱打交道的。自从老马的《资本论》问世，总不免觉得金钱有点血腥和铜臭，可时代不同了，人们似乎都在崇拜西方，西方有什么？核心、精髓说穿了就是一个“钱”字，钱是流通领域的媒介，是富有、进步的象征，也不全是万恶之渊藪。眼下面临的圣诞、元旦的，没有钱还有什么意思？还不是又得向表哥伸手，靠自己挣那几个工资？

就在这万念俱汇的形势下，不知是哪来一股力量将她推向了肖帝的怀抱。

“表妹？”肖帝被这突来的行动惊呆了。因这以前的心理准备是以无声的期待克敌致胜，他从未想用任何强制手段使徐令玉折服。他知道，当女孩子不是全心喜欢你时，如果你露出一丝强硬的举动就会全盘玩完，所以他克制着，他始终坚信，硫酸比大锤更容易使钢铁变形。

“表哥……我，我需要您……”徐令玉的声音带着颤抖，把肖帝搂得很紧。

肖帝轻轻地推开她：“别……你用不着这样，我把钱早给你准备好了，等你几天你都没来。我早就说过，你千万别把这当成负担，你花我的钱不要你付任何代价……”

“不……这不是代价！现在起我需要的不只是你的钱，还有你整个人……我终于想好了……”

“真的？”肖帝一下把她抱了起来，将她抱进套间。那是他的卧室，这屋子徐令玉还从未进去过，肖帝说他从不让女孩子进他的卧室，除非是他的妻子或准妻子。

卧室呈菱形、圆形席梦思床置于锐角的一端象个内切圆。淡绿色丝绒簇拥着淡黄拉舍尔毛毡床罩，地下还是草绿色提花大地毯。这屋子没有窗，靠绿色灯光将一切印进视网膜，一进屋象是置身绿色草坪，生命也显得盎然，加上毛茸茸的质地，早有一种欲睡欲迷的快感。

徐令玉深深地呼吸着，真有一种草地的芳香。“怎么象到了草原……”徐令玉痴迷地喃喃自语，她有点醉了。

肖帝把她放到席梦思上，在床头柜拿起一瓶香水放到徐令玉鼻下：“这是我让朋友从国外带来的，它既没有花的芳香，更不象街上流行的那种富有刺激的俗透了的什么法国香水，就这样，淡淡的，一种草和绿叶的清香。我把它放在负离子发生器里，和着负离子散出来最能给人快感并能延年益寿……”

“肖帝……今年是我的本命年。人生真快，人过三十天过午，我快到了，我想放纵一下……”徐令玉说着勾勾手指，示意肖帝过来。

肖帝放下手中的香水瓶走近席梦思，徐令玉拉他挨着自己坐下，然后紧紧地抱住他。

“表妹……你象变了个人……”

“对，变，当我认识到理想是自欺欺人的玩艺时，我就想变了……”说着就解开了肖帝的扣子，将她纤细的小手伸向肖帝宽阔结实的胸膛，脸红涨着。

“表妹，我们结婚吧……”

“对，是要结婚……你听说过吗？”

“什么？”

徐令玉脸更红：“要想演好戏就得跟导演睡，我又想演主角抢好戏，又得躲避可恶的纠缠，累极了，我得有个靠山，……”

“我早就拉好架式当你的靠山，可我觉得你不十分情愿。我就这么傻等着，我都三十二岁了。”

“情愿，我现在情愿了，而且马上做你的妻子……行吗？”徐令玉眼角流了泪。

“不，我决不勉强你……”

“不是，是我勉强你……知道吗？婚姻这玩艺有点怪，你看上的人，他偏看不上你，你看不上偏甩不掉。你有点破例，虽死爱着我却一点没有勉强的意思，全心全意。我还求什么呢？你是说我流了泪？那是激动的……”

徐令玉喘着不均匀的气，把上衣脱了。

“不，我们得办手续，堂堂正正……”

“人家说那样就没有什么刺激了，我只能活一次，我想尝尝……”她颤抖着，闭着眼。

“真的？统一了，终于统一了！你先等等，这有录相片，你先看看，这样更够刺激……”

肖帝说着摆弄起录相机，画面出现了。

“你怎么有这个？这是犯法的！”

“上边没收的，我这僻静，审查完就毁掉了。”

画面继续着，无数不规则的声波拧成棘刺般的锁链，将徐令玉紧紧地捆住了。

她挣扎，她想叫，可那锁链的喧嚣以最强的高分贝值压倒了一切。于是她穿云破雾遨游于太虚幻境，突然一声惊雷，振得她进入麻木状态——一声惨叫脱离了她意志的羁绊冲出喉咙。

“噢，天哪，你好残忍……”

3

本该散开的乌云，不知遇到什么涡流，又都一股脑转了回来。天阴得很沉，又近黄昏，当冷馨清醒过来时，屋子呈献给她的是灰白色。窗外又飘起了鹅毛大雪，天地间那圣洁的魂，布下的却是满目凄楚，她孤寂的心在这凄楚中游荡，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她慢慢地转动着目光，那平静的天花板是个什么符号？象征着平坦？可那肥头大耳的蜘蛛正结着网；那灰色的体系似乎要笼罩这大千世界，她大概逃不出去了。她自愿束手就擒，她把自己和自己的意识都交了出去，无依无凭，无牵无挂，外负荷取最低值内负荷便鼓涨起来，五脏六腹都受到空前挤

压，常常感到无名隐痛。自那天见到博克，这种挤压的隐痛使她一病不起，她看了看墙上的挂历已是第五天了，眼下倒稍觉清楚。

随身那几件道具的黑影子斜刺过来，似乎向她挤眉弄眼，渐渐地将她的意念引出躯壳带到久远的空间。

那次她也是这么一觉醒来，屋子就这么空荡荡的，这些该死的黑影子也这么斜刺着。她怕极了，想找爸爸妈妈，可他们都不在，这怎么办？她不敢起身，就这么泡着。天也是阴的，屋子也是暗的，大概也是下着雪，或者是霜，因为窗子也是这样映着灰白色的光，那就一定是下了雪。她起身想看窗外，可发现满床都是血，下半身疼痛难忍。黑影又在晃动，恐怖，疼痛折磨着她。她大哭起来，越哭越想哭，最后收不住笼头，那哭声穿墙越壁钻到墙外去了。一栋房住三家，她处中央，这就是优越？右边邻居三兄弟中的三子——杉子？过来了，她得救了。可那以后，两家的父母就都再也没回来，杉子刚好大学刚毕业，于是他带着她走了。她伤势很重的腰椎、胯骨，还有骨折了的小腿很快就被治好了。

眼前的影子似乎又摇晃起来，这时带给她的不再是恐怖而是辛酸。她抽抽泣泣地哭了起来，肝肠俱碎。

“小妹！你这样下去怎么能长寿？”这声音也带着哭腔，她听出那是哥哥冷杉。

象山洪暴发，冷馨再也控制不住，于是飞瀑流泉并夹着电轰雷鸣。冷杉的协奏随即跟了上去，一个完整的三度合弦，凄惨的旋律满屋子回荡着，翻云复雨，绵延滂沱。如果听到这旋律不发生共鸣，一定是铁石心肠。

“我该死……你的一生全被我毁了！天为什么不罚我？却让我得到那么多幸福……一个男人该有的我全有了……可你天天泡在痛苦里，而这一切还不都是零！”冷杉低低的絮语，象无数的芒刺，使冷馨的心不停地流血。她的脸被泪帘覆盖着苍白而憔悴，冷杉控制不住一下扑过去兄妹两人抱头痛哭。

一阵轻轻的脚步声，门被推开了，随即灯也被打开了，无情的灯光把那些黑影子碾成齑粉，然后把它们逐出门外。一道红光拖着一道蓝光闪了进来。

二重奏嘎然而止。冷杉尴尬地起身，原来是妻子沈航和自己的得意部下——中文系副教授丛华。妻子总是一身大红活泼泼的，部下总是一身古蓝凄兮兮的。这小子也不知犯了什么病，似乎也紧步妹妹的后尘，形影相吊。

“对不起冷校长，打搅了。我是要你在合同上签字的，这几天你没在、出版社又催得紧我只好冒昧……”他孤独清高但对冷杉却恭敬有余，看到满脸泪痕的上司有点不知所措。

“妹妹病了，他就这么大惊小怪，至于哭到这么惨！这几天他就这么守着，小妹真有福气能有这么好的大哥。”沈航脱去大红外衣去扶冷馨起床，“小妹，起来坐坐，让教授开导开导，听冷杉介绍丛教授快成先哲了……”

“不好意思……”

冷杉擦去了泪，给部下搬了一只折叠椅。

丛华踌躇着，他不知该坐还是该要求冷杉带他出去。

“在这坐会儿吧，小妹也创作，作品很多但发表得很少，我一直想让你指点她。”冷杉说得很诚恳，“小妹，丛华教授要出集子了。出版社亏损，希望我们能赞助点钱，多印几本，这书指